



梅孟結合

在上個世紀三〇年代前後，北京乃至其他一些地方，「堂會」很是盛行。所謂「堂會」，即達官貴人、軍閥官僚或富豪人家，大凡遇有婚壽喜慶，將著名演員請到家中，或借一家飯莊，或在某處花園臨時搭台演唱，招待賓客，與眾同樂，謂之堂會。像前面說過的薛宅堂會、馮府堂會等，即是。

最初堂會戲多見於清朝王府及內務府官宦人家，而漢旗官員中演堂會者極少。不過，到民國以後，情形就不同了，幾乎是每個當官的，甚至一些銀行界人員，都經常要演堂會。據說這個風氣首先是由大名鼎鼎、倡導民主的梁啟超開的頭，因梁先生和梅蘭芳的一個朋友很熟，適逢他的老太爺（父親）壽誕之日，大家說應該慶祝慶祝，就演一場戲吧！於是梁啟超就託朋友轉請梅蘭芳到府演唱。那次連宴席帶演戲，共花了四百多元。這個數目在民國初年，是相當可觀的，就連當時竊國大總統袁世凱聽了都說了一句「好闊」。自梁先生開了頭以後，堂會戲日見其多。最初還只是總長次長階級（相當於今天的部長級），後來司長，各銀行經理，再往後科長科員、銀行職員等人，也緊緊追隨。其實舉辦堂會，表面上是為老父或老母祝壽，以盡孝道，而有的實際上是自己想借父母之名出出風頭；有的則是因為看見別人這麼搞了，自己也有父母，遇到生日，如果無聲無息，未免相形見绌，自己不夠面子。

為爭面子，那時演一次堂會，至少也需二百元，後來慢慢漲到一千元，到三〇年代初，較大的堂會都在二千元以上，最大的達到五、六千元。其中仍數梅蘭芳最紅，所得的堂會錢也最高。

前文曾說過，那時的北京城，男女伶人還是不許同台，但卻可以在堂會戲裡合演。因而梅、孟在堂會上相遇的機會也就越來越多。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的一天，是王克敏的半百生日。王是浙江餘杭人，清末任留日學生監督，後任中法實業銀行、中國銀行總裁，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抗日戰爭爆發後成立偽華北臨時政府，王任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和漢奸組織新民會會長，成了漢奸。抗戰勝利後被捕，畏罪自殺。

此人是個戲迷，更嗜賭博，而且賭的都是大牌，所謂豪賭。一局下來，輸去一、二十萬元，無足為奇。相傳當時北京一班官僚的豪賭，都不用現款，而以自己的資產為賭本，住宅別墅、書畫古董、股票證券，甚至是小妾姨太太，都可作為抵償。這些官僚還很講究賭品，所謂「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不像那班武人們，贏了狂呼大吼，得意忘形；輸了粗言穢語，恣意罵人。據說，賭品以王克敏為最高，無論輸多少，泰然處之，口中咬的雪茄煙，灰有一寸多長，可以長久不墜。

當時王克敏擔任財政總長，又兼銀行總裁，既是戲迷，過生日當然要大唱堂會戲。這天，賓客如雲，名伶齊集。風華正茂、名滿京城的當紅鬚生孟小冬和舉世聞名、眾人交口稱讚的青衣花衫梅蘭芳，自然均在被邀行列。

在酒席筵前，大家正在商量晚宴以後的戲碼，座中忽然有個人提議，應該讓孟小冬和梅蘭芳合演一齣《游龍戲鳳》，提議者，就是上節文中提到的那位報界人士、人稱夜壺張三的張漢舉。他說：「一個是鬚生之皇，一個是旦角之王，皇王同場，珠聯璧合。」眾賓客聽了哄堂大笑，全體贊成。接著他還補充理由說：「這戲平日也有男女合演的，都是男扮正德女扮鳳姐，難免矜持顧忌，若改為女扮男，男演女，來個顛倒陰陽，扭轉乾坤，豈不別開生面，皆大歡喜。」一群喜好熱鬧的朋友自然也隨之附和。一批梅黨包括馮六爺（耿光）在內，見眾人如此，盛情難卻，同時也認為總不能每次都唱《坐宮》，也就順著眾意，懇請梅孟二位賞臉。誰知這二位都二話不說，洗臉化妝，粉墨登場。

《游龍戲鳳》又名《梅龍鎮》，故事出於《正德游龍寶卷》。說的是明朝武宗朱厚照（即正德皇帝）微服出京巡視，遊至大同梅龍鎮，住李龍客店。入夜，李龍外出巡更，其妹鳳姐操持店務，為武宗遞茶送酒，正德帝見鳳姐品貌出眾，聰明伶俐，甚愛之，乃加調戲。後實告以自己是當今皇帝，封鳳姐為妃。

這是一齣生、旦對兒戲，唱做並重。梅蘭芳這個戲常演，並多次與余叔岩合作演於堂會；而孟小冬這個戲雖然師傅教過，但在此之前尚未演過。這次出乎意外，搞突然襲擊，事先不知，原以為還是唱一齣《坐宮》。現在想現排也來不及了，只好「台上見」。

所謂「藝高人膽大」，十八歲的孟小冬，在從未正式登台演出過此戲情況下，居然敢和梅大師「台上見」，連她的師傅仇月祥在台下也為之捏把汗，擔心把戲唱砸了。其實早先的演員大多有這樣的本事，只要是按照老本老詞演唱，循規蹈矩，一絲不苟，一句不改，雙方都有一定的交代，再加上本身具有一定的舞台實踐經驗，也就準能把戲演下來，絕不會僵在台上。

不過，這次雖然也只有兩個人的對兒戲，但比起《坐宮》、《武家坡》要繁難得多。主要是難在身段動作上，前者主要是唱，動作較少；而這齣戲本身就充滿浪漫，生旦之間有許多打情罵俏的場面。如：

正 德：「這梅龍鎮上好高大的房子呀。」

李鳳姐：「房子房子，我打你一盤子。」

正 德：「妳怎麼打起為軍的來了？」

李鳳姐：「你看你這個人哪，進得我們店來，上也瞧瞧，下也看看，像我們女孩兒家有什麼好看不成？」

正 德：「大姐長的好看，為軍的愛看。」

李鳳姐：「軍爺愛看？」

正 德：「愛看。」

李鳳姐：「那你就看上一看。」（鳳姐面朝外，叫正德看）

正 德：「大方得很，我倒要看看。」（正德看鳳姐，先看胸，再看頭，再看腳，用扇擊掌）

正 德：「好。」

李鳳姐：「你再看看。」

正 德：「怎麼，再看看，再看看又待何妨呢，再看看。」（看身後，先看頭，再看腳，再看腰，用扇擊掌）

正 德：「哎呀，好好好。」

李鳳姐：「你再來看上一看。」

正 德：「不看了，看夠了，就不看了。」

李鳳姐：「我若不看你我們店中的客人，我就要罵你呀！」

正 德：「怎麼，妳要罵我？」

李鳳姐：「不但罵你，我還要打你呢。」

正 德：「妳還要打我，哎呀呀，為軍的出世以來，不曾挨過打呀，今日就借大姐的一雙玉手打上幾下，為軍的倒要嘗上一

嘗，妳來打。」（正德側身以扇示頭，教鳳姐打鳳姐舉盤欲打又停）

李鳳姐：「待我來打，哎呀我不打了。」

正 德：「為何不打呀？」

李鳳姐：「我怕軍爺你著惱哇。」

正 德：「為軍的不惱就是。」

李鳳姐：「軍爺不惱？」

正 德：「不惱。」

李鳳姐：「如此我就打、打、打，呀呀啐！」（鳳姐舉起茶盤朝正德的左右肩、頭頂虛晃三下，打完轉身掐腰，右手高舉茶盤亮相跑下）

再如：

李鳳姐：（唱）「用手兒斟上酒一樽，遞與軍爺飲杯巡。」

正 德：（唱）「故意兒將她戲一把，看她知情不知情。」（這裡，李鳳姐邊唱邊斟酒，邊遞酒，而正德以左手在接酒時，乘機故意用小指甲搔鳳姐的手心，鳳姐急躲揉手，正德飲後說道：「乾。」）

正 德：（念）「乾。」

李鳳姐：「乾你娘的心肝。」

正 德：「妳為何罵起來了？」

李鳳姐：「人家好意為你斟酒，為什麼故意搔我哇？」

正 德：「這，為軍的這些天來未曾跑馬射箭，指甲養得長了，搔了大姐一下也是有的。」

李鳳姐：「我的指甲也是長的，怎麼搔不著你呀？」

正 德：「哎呀呀，原來大姐是個好佔小便宜的人哪，妳來看，為軍的一雙粗手，就請大姐妳來搔上幾下可好哇。」
（正德邊說，邊將雙手伸平，遞向鳳姐）

李鳳姐：「待我來搔，把手放平些。」

正 德：「放平些。」

李鳳姐：「如此我就搔、搔、搔，啐！」

在這段表演中，李鳳姐要正德把手放平些，正德即把雙手心向上平放，但中指卻故意上翹，當鳳姐伸手來「搔」時，反而被正德上下點搔了手心，並且在一剎那間拉住了鳳姐的雙手，鳳姐掙脫開後，向正德「啐」了一口，然後接唱〔快板〕。（略）

這天孟小冬是由師傅仇月祥替她化的妝，將頭上的網子勒得比較高，看上去覺得長眉入鬢，帶有點武生氣，眼皮上的紅彩抹得稍重一些，帶點浪漫氣息，像舊時的軍官，但又保住了皇帝的身分。孟小冬演來顯得落落大方，非常瀟灑。

當然，這兩段玩笑鬧劇，梅蘭芳、孟小冬都是按照劇本上規定的

詞兒和要求來表演的，既不馬虎敷衍了事，也沒過於瘋癲演出了格。特別孟小冬演得中規中矩，左右逢源，與梅蘭芳配合得天衣無縫，滴水不漏，符合這個風流天子正德皇帝的人物個性和儒雅氣質。而梅蘭芳扮演的村姑李鳳姐，按花旦而帶有閨門旦的路數表演，身段比較複雜，有掀簾、捲簾，還要高舉茶盤亮相，耍線尾辮子等等。由於梅有深厚的功底，所以演來天真爛漫，輕鬆自如。

雖然他們二位把劇中人都演活了，但今天與會的眾多賓客朋友在下面觀賞時，卻帶著特殊的眼光來注視舞台上的表演。他們要看一看正值妙齡年華、情竇初開的孟小冬如何主動去調戲梅蘭芳扮演的那個情竇初開的村姑？儘管孟小冬扮的皇帝，是帶著長長的髯口（鬚鬚），而梅蘭芳扮的是活潑天真的少女模樣，但是觀客心裡還是把他們陰陽顛倒，當著舞台下的面貌來看待。因此台上梅孟表演戲耍身段動作時，台下簡直是炸開了鍋，人人起哄，不斷地拍手，不停地叫好。尤其夜壺張三吵得最厲害，因為這個戲是由他提出來的，更是得意洋洋，大喊：「真有意思！太有意思啦！」梅黨中堅分子、文人齊如山當場就向馮耿光說：「這確是天生一對，地設一雙。成人之美，亦生平一樂，六爺若肯做點好事，何妨把他們湊成一段美滿婚姻，也是人間佳話。」另一梅黨成員李釋戡也說：「從經濟效益角度考慮，如果梅孟一旦結合，婚後出台合作演出一些生旦對兒戲，肯定會有極大的市場。」夜壺張三在邊上馬上補充說：「那就開一家夫妻劇場！」馮耿光當時聽了一笑置之，但心中卻也在盤算這檔事，覺得頗有幾分道理。

齊如山為梅孟的結合，為何極力拉攏？那是因為他對梅的第二房夫人福芝芳不滿，認為梅的原配夫人王明華現在重病在身，被送到天津療養，就是被福氣出來的，心中頗為不平。又因見福不僅善於理家，而且對梅把持甚緊，甚至連梅的一批摯友上門，也要遭到她的「白眼」，因此想氣一氣她，藉以分散梅對其的感情。所以早就在梅面前竭力宣揚孟小冬如何如何才貌出眾，色藝雙絕，

乃女中丈夫。齊如山認為只有孟小冬過門後，才能「打敗」福芝芳，為王氏夫人和一些摯友出一口氣。同時，福也對馮耿光懷有不滿情緒，原因是梅家的財政大權，現在由他在控制著。

馮時任中國銀行總裁，因見梅老實厚道，不善理財，故替梅在中國銀行以最高利息，辦了「特殊儲戶」手續，如遇大的開銷支出，必須經馮的參謀核准。福芝芳為此感到不是滋味，時有怨言，並經常對丈夫不斷訴說，梅則認為為人不能忘本，常勸慰她說：「我們要是沒有馮六爺，焉有今日。」福芝芳見丈夫如此軟弱，雖恨鐵不成鋼，但也無可奈何，可是這股怨氣，常向外人發洩。這樣一來，對於馮的包攬把持，也有許多人說了不滿意的話，一來二去，日子長了，難免傳到馮氏夫婦耳朵裡，馮聽後非常生氣，馮的夫人施碧蘋更對丈夫說：「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她要丈夫從此甩手不要再管，免受閒氣。但馮考慮到梅蘭芳為人忠厚，應該顧全大局，豈可與婦道人家一般見識，只好裝作不知，不管別人怎麼去說，還是一切照舊，從此馮福面和心不和。

這時馮六爺見一些朋友不斷地要求促成梅孟百年之好，也就不再阻撓，同意了這樁婚姻，並正式委託齊如山、李釋戡二位做大媒。馮說：「就請你們馬上去徵求梅孟的意見，讓他們拿個主意，選個好日子，把事兒趕快辦了吧！若是成功，真可算是天作之合了。」

梅一聽自然高興，因為已和孟在堂會上幾次同台，配合默契，在心底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特別認為孟小冬是位難得的坤老生人才，又是個漂亮而不失靈氣的女孩子，日後前途無量，將來必定是鬚生行的中流砥柱。若能與之結合，台上扮著夫妻，台下也是夫妻，夫婦同唱，何等美好！不過他擔心若把孟小冬直接娶進門，雖然無量大人胡同的住房不成問題，但福氏能容忍嗎？如果現在去和她商量，肯定不會一帆風順，這便如何是好？李釋戡見梅蘭芳為難，幫他出了個主意：「不如暫時到外面先找處房

子，金屋藏嬌，給她來個『先斬後奏』，以後慢慢看情況再見機而行。」梅聽了這話點頭微笑，表示贊同。

而孟小冬那頭，見齊、李二位老先生笑嘻嘻地駕到，不等他們說明，也猜了個八九，心裡想著，嘴上忙問：「二老大駕光臨，必有重要事情？」「當然是大喜事嘍！」齊老先開了口，接著就說：「馮六爺邀我們二人替畹華做個大媒，讓孟小姐和梅先生結為秦晉之好，也是梨園一段佳話，我們討杯喜酒喝！不知小冬姑娘有何想法？」孟小冬聽了媒人的話，一顆芳心勃然而動。她想：「梅蘭芳」三個字，全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社會上不知有多少千金小姐、名媛貴婦暗戀於他而求之不得。我不過一個黃毛丫頭，能和他在堂會上多次同台演出，已感到萬分幸運。眼前居然有兩位德高望重的名士充當大媒人，正式上門提親，不覺為之心動。果能與梅大師走到一起，朝夕相伴，同台演戲，在藝術上對我必定會大有幫助。但她知道梅已是有了兩房妻室的人，不禁感到為難。於是她對兩位媒人說：「既是婚姻大事，必須稟明雙親。請二老稍坐待茶！」孟小冬去至東廂房將孟五爺老夫妻請過來，和齊、李一同敘話。

孟五爺開門見山：「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感謝二位大媒人！小冬能嫁梅老闆，是她有造化。不過蘭芳已有兩房夫人，孟小冬過去，如何安排？若做偏房，我們老孟家還須商量商量。」齊如山說：「請五爺放心！小冬和畹華結合絕不會有苦吃！第一，王氏夫人病體沉重，已在天津療養，家裡實際只有一房；第二，婚後先選擇新房分居另過，暫不在一起生活，不會有矛盾；第三，畹華自幼是兼祧（舊時一個男子兼做兩房或兩家的繼承人）兩頭，大伯梅雨田膝下無兒，孟五爺是知道的。小冬過去，也是正室（暗含『兩頭大』），並非偏房。」孟五爺聽了很高興：「那就好！還有一事，要向二位說明，小冬自幼寫給親戚仇月祥為徒，人身依附，契約尚存，也須有個斷才好。」齊如山說：「這好解決，我回去和馮六爺商量一下，再告訴五爺！」說完便和李釋哉起身告辭。

孟小冬送出大門時，又向齊、李二老提出：「我想去天津一趟，探望王明華夫人，未知可否？」齊如山馬上就說：「有何不可！幾時去？我願奉陪！」說完告別離去。

兩天後的一個中午，趁吃午飯時，孟鴻群老夫婦倆取出三千塊錢，遞到孟小冬師傅仇月祥面前，說：「這是馮耿光昨天讓人送過來的，我是借花獻佛。小冬將要出嫁，這點錢算是補償，從此結束師徒契約。」同時，孟五爺又將八歲的四姑娘銀子叫到身邊，鄭重地向仇表達：「感激她姨夫對小冬十年來的培養，使她有了不少長進。由於我的病體一時難以痊癒，今把銀子再託給老哥，望能收留！」仇月祥長長地歎了口氣，說道：「我們兩家情誼深厚，還能說什麼呢？不過，小冬出嫁後，我留在北京也就沒有什麼意思了。我想我還是回上海，銀子我就帶著！這孩子已經懂事，胖乎乎挺逗人喜歡。還是讓她像姐姐一樣，學老生！就怕我這副老骨頭不中用了！等銀子大點起來，以後就讓小冬教她吧。」

本來仇月祥對梅孟這樁婚姻是持反對態度的，因為此時的孟小冬，正如樹可搖錢，盆可聚寶，一結婚，戲肯定就不會唱了，眼看著大把的雪花銀到不了手，如何捨得？怎奈孟小冬本人像吃了秤砣鐵了心，而且孟五爺老夫婦倆也已同意，事情也就只好如此了。

現在孟小冬這邊婚前的障礙已經掃清，齊如山把孟小冬提出要去天津探望王氏夫人的想法告訴了梅蘭芳，梅表示同意，並且主張要一起去。因為當初娶福芝芳時，也是預先徵得王氏的同意才進門的。這次要娶孟小冬，想到這位結髮妻孤零零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怎能忍心瞞著她。孟小冬主動提出前去探望，正合他心意。

一九二六年農曆十月中旬的北京，已是深秋了，秋風瑟瑟，秋葉飄零。梅蘭芳、孟小冬在兩位摯友大媒人齊如山、李釋戡的陪同下，一行四人坐著自家的白色小轎車向天津飛快地行駛著。車子

開了好久了，梅蘭芳關心地問孟小冬：「妳師傅那邊都已解決好了嗎？孟小冬回：「解決好了，就是心裡不太高興。」梅蘭芳說：「妳師傅是位好園丁，精心培育出妳這樣出色的人才，確實是不容易。現如今有誰能望妳項背呀！」孟說：「師傅怕我今後不唱戲了，說怪可惜的！」齊如山聽後插話：「要結婚就得有犧牲。福夫人以前在城南遊藝園唱青衣也是頭牌。婚後生兒育女，料理家務，也就顧不上再登台了。妳師傅把妳當作搖錢樹，他怎麼捨得妳不唱戲。」

孟小冬聽了緊皺眉頭，沉默不語，好似頭頂上澆了一盆涼水。心裡想，女子為什麼結了婚就不能再唱戲？我能不能是個例外？孟小冬腦子裡還在盤算著這件事，車子已經剎車停下。司機老崔熟門熟路，去年也是他開車送王夫人來這裡的。

孟小冬等人走下車子，見車停靠在一家醫院門口。這是日本人在天津開設的，名叫「井上醫院」，規模不十分大，王氏夫人病房在二樓，緊靠西側一頭。這天整個樓道裡靜靜的，人也不多。老崔拎著營養補品走在前面帶路，梅蘭芳指著一間朝南的病房說：「就是那間！」

王氏夫人午睡後正倚靠在病床上吃著護士削好的生梨，梅蘭芳第一個進門，急步走到床前：「明華！」王氏夫人抬頭不由一怔，見來人中有位漂亮的姑娘，清秀文雅，細長的身材，艷光四射，楚楚動人，但卻不認識，其他幾位都是認識的。梅蘭芳向夫人介紹：「她就是孟小冬！」這時孟小冬也上前點頭見禮，一時卻不知如何稱呼，本想叫聲「姐姐」，但怕王氏夫人見怪，只得改口：「妳好！」「好，好！」王氏夫人也高興地連聲回答，接著就說：「妳就是小冬啊？百聞不如一見！天津這裡常有人說起『孟小冬』，以前在天津也唱過，現在是北京最走紅的鬚生。聽說還和畹華唱過幾次堂會。報上都說孟小姐與梅老闆是絕代雙驕，珠聯璧合。真感謝妳來看我！」

孟小冬說：「都是梅先生捧我，我哪兒行！」王氏回：「怎麼不行？說話真討人喜歡！我才不行了！肺病進入第三期，已沒有生存的希望了。就是有一條，我『走』後，畹華交給福二不放心！我眼也不會閉！」齊如山知道王氏夫人素來是不喜歡福芝芳的，現在聽王氏如此說，認為正是時候，忙上前說：「你看孟小姐怎樣？如果畹華交給小冬，你放心不？」王氏夫人又看了看孟小冬，然後說：「放心！孟小姐年紀這麼輕，戲又唱得好，正好在舞台上可以配對合作。我願將正室讓給小冬，絕不能把福二扶正！」她接著問孟小冬：「孟小姐以後總歸要嫁人的，如果同意，我願為你們做大媒！」還未等孟小冬回答，王氏夫人將左手上戴的戒指取下，戴到了孟小冬的左手無名指上。並說：「就算是妳們的訂婚聘禮！恨的是不能參加你們的婚禮了！」眾人一見，拍手稱好。孟小冬心中頓生感激，一陣心酸，本想說幾句感謝之辭，卻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兩人抱在了一起。

這就是當時在梨園界常被談論的話題：「梅孟結合，已是意中的事，不足為奇，最奇的是這場親事的媒人不是別人，偏偏是梅郎的原配夫人梅大奶奶。」王氏夫人為了支持梅的事業，維持這個大家庭的運轉，面對這檔子事，心中雖有無限的怨恨，但又不得不一次次地作出忍讓，表面上還要做得漂漂亮亮。所以後來人們都說她是個苦命的人，是一位忍辱負重、善良溫順的女性。

梅孟這場愛情，經過雙方的努力，友人的鼎力撮合，已是水到渠成，婚前的道路鋪平了，終於有了一個完滿的結局。

經過幾次醞釀，良辰吉日訂在一九二七年春節過後的農曆正月二十四日，洞房花燭就設在東城東四牌樓九條三十五號馮總裁的公館裡。梅孟觀念均是新潮，頭腦裡沒有封建意識，什麼生辰八字，瞎子算命，一切全免。由於對外保密，大喜之日沒有花轎迎娶，更無吹吹打打，只有一批梅黨和至親前來賀喜。穿慣了戲裝的孟小冬，今天做新娘了，另有一番打扮，簡直漂亮透了。身

穿一件棗紅色的緞旗袍，外罩獐絨坎肩，頭戴一頂貂皮帽，面孔白皙透紅，晶瑩剔透，雙目炯炯有神，顯出高貴典雅的氣質。梅蘭芳近日謝絕外面一切應酬，忙著做新郎，他的穿戴仍如往常一般，頭上一頂銀灰禮帽，身上裹著一件厚厚的灰呢大衣，卻是滿面春風，喜形於色。

今天的證婚人當然是梅的最好摯友馮總裁，比孟小冬小一歲、總裁的小姨子權當孟小冬的伴娘。馮總舉杯祝願一對新人：「互相體愛，兩心相映。」齊如山說：「今晚梅孟結成伉儷，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莫要空負大好時光。」眾賓客齊聲：「對、對、對！」這時又有人提出要新娘新郎合唱《游龍戲鳳》，鬧了半天，孟小冬也不肯唱，新郎對新娘說：「小冬，我們就唱幾句『流水』吧！『月兒彎彎……』妳先唱！」孟小冬說：「不行，不行！今天我腦子裡一片空白，一句詞也想不起來！」眾人還是堅持一定要唱，否則今晚不准進洞房。最後還是那位夜壺張三出來打圓場：「這齣戲就請新娘唱最後一句，就算結束，大家看怎麼樣？」眾人鼓掌表示同意。誰知孟小冬更加不肯唱了，弄得新郎也不好意思，說：「今天大喜日子，不能掃大家的興！」孟小冬对大家說：「那就請新郎反串替我唱這句！」眾人不允，說：「這句唱，一定要聽正宗余派的味兒！」梅蘭芳不服氣地說：「余派腔多了我不敢唱，一句還能湊合！」於是潤潤嗓子，引吭高歌：「游龍落在鳳巢中啊……！」眾人聽了一齊拍手叫好！一齊擁上，捧月似的把梅孟二人送入洞房。

花燭之夜，紅羅帳中，鸞鳳和鳴，鴛鴦交頸。梅孟二人少不得山盟海誓，說了些願白頭偕老，終身無悔，永不變心之類的話。